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所见鸦片战争史料研究

张 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要: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收录的鸦片战争档案数量有限,缺乏系统性,不具备如清前期般重构战史的史料价值。不过,此项档案囊括大批八旗组织和边疆民族的资料,其中八旗官员所进奏折涉及满营丁口、武备、训练、调动乃至参战情况,还保留着军务档案的最后痕迹,有助于釐清鸦片战争中的个别问题与薄弱环节。

关键词: 晚清史; 鸦片战争; 满文档案

中图分类号: K25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23)02-0127-08

一、引言

清朝(daicing gurun, 大清国)是由满人建立的朝代。满语是清朝的国语,被称为“清语”(cing i gisun),满文则被称为“清字”(cing i herger)、“清文”或“清书”。清朝许多官方文书由满文书写,保留至今,形成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度藏的满文档案便有二百万件,纵贯有清一代,是清史研究的基本史料。^{[1]4}

然而,我国的清史研究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界,分为清史与晚清史。二者在观念、方法及史料侧重上互有轩轻。晚清史学界普遍认为,满语文在晚清已日薄西山,满文档案不再重要,但缺少实证依据。那么,晚清时满文档案的实态如何?釐清此问题之要著,是整理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年—1911年)的满文档案,勾勒变化曲线,由此摹画作为官方文字的满文在晚清的衰落过程,同时评估它们的史料学意义。

鸦片战争是中国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从学科划分而言,它是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野;从近代史的视角看,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也是近代化的大门。所以,笔者以之为研究对象。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是满文档案中比较系统的部分,除个别年份的档册有所缺失外,基本保存完整。笔者拟通过研读月折档,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观察月折档收录奏折总数及重点领域;第二,统计鸦片战争相关档案占月折档比例,按具奏内容将档案分类;第三,统计进折官员的职任,总结道光朝满文的使用范围。最后,基于上述考证评价满文档案对鸦片战争研究以及晚清史的意义。

二、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顾名思义是军机处的满文档案。“月折档”是约定俗成之名,满文作 wesimbuhe

收稿日期: 2023-08-20

作者简介: 张建(1980-),男(满族),北京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史与中亚史研究。

bukdari i dangse. wesimbuhe 是 wesimbumbi 的过去时,有“题”“奏”等意; bukdari 是名词,汉义“折、折本”; dangse 借自汉语“档册”,合译“奏折档”,其来历,通常认为是将录副奏折逐件誊录,每月一册。^{[2]956}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分“寻常事务”(an i jergi baita)和“军机事务”(cooha nashūn i baita)两类。

不过,此说可商榷者有三:一是月折档与录副奏折并非毫无二致,而是略有出入。如,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大将军傅尔丹(furdan)进击准噶尔,录呈俘虏口供二折,为录副奏折所无;^①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副都统巴清德(bacingde)自请效力折,与次年领侍卫内大臣转奏侍卫恽秀(yūn sio)愿赴天津军营折,则见遗于月折档。^②

二是“每月一册”的说法不确,早期月折档并非如此。首册月折档封皮墨书 hūwaliyasun tob i jakūci aniya. juwe biya. jorgon biya. uyuci aniya. aniya biya. juwe biya. ilan biya. wesimbuhe bukdari i dangse. coohai nashūn i baita.(雍正八年,二月、腊月、九年,正月、二月、三月,奏折档,军机事务)。^③可见,雍正朝一册月折档可兼数月之事。这一现象延续至乾隆朝,如,第二百册月折档封皮书 abkai wehiyehe i gūsin nadaci aniya. aniya. juwe. ilan biya. wesimbuhe bukdari dangse. turgūt i baita.(乾隆三十七年,正、二、三月,奏折档,土尔扈特事务),但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基本按月造册。有时一月奏折过多,则分两册誊录,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月折档即如此,两册的满文题名一致。

三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后,仍有“军机事务”档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之前区分两类档册,盖因军机处本为征讨准噶尔设立,故将用兵驻防事宜独立造册备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朝底定天山南北后,已无必要区别,遂按月造册。当年首册月折档封面为 abkai wehiyehe i orin ningguci aniya. aniya biya. wesimbuhe bukdari dangse.(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奏折档)。然而,月折档与军机处满文月折包联系密切。所谓“月折包”,是军机处打包保存的档案的总称,分满、汉两种。满文月折包内有录副奏折、奏片,议覆奏折、奏片,上谕、寄信、咨文、移文、呈文,以及口供、履历等附件。^{[3]57}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年—1776年)的大小金川之役,军机章京将相关奏折按月打成折包,就形成了“金川档”。与此同时,月折档内重新出现了“军机事务”档册,如第二百一十八册月折档封面标注 abkai wehiyehe i gūsin uyuci aniya. aniya biya. juwe biya. ilan biya. duin biya. wesimbuhe bukdari dangse. coohai nashūn i baita.(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奏折档,军机事务),收录这四个月关于金川战役的档案。另外,月折包内的“土尔扈特档”在月折档里也独立成册。

由是观之,月折档与录副奏折相似度很高,但也互有参差。早期月折档以事立册,既有每月一册,也有数月一册的。乾隆二十六年后,月折档中仍有“军机事务”档册,大概是受月折包的影响。

月折档较录副奏折的缺点是无具奏时间,仅在档案起首注明朱批或交军机处时间。如,黑龙江将军袞楚克策楞(guncukts' ereng)等奏黑龙江奉调官兵应领银两、口米折,折首书 doro eldengge i orin emu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uyun de. aha guncukts' ereng. inglung gingguleme wesimbuhe.(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奴才袞楚克策楞、英隆谨奏),折尾题 doro eldengge i orin emu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uyun de. fulgiyan fi i pilehe hese saha sehe.(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欵此)。“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是朱批时间,而具奏时间是八月二十日。^④

月折档的优点也很明显。一是跨度长,从雍正八年直到宣统三年(1730年—1911年),共2480册。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雍正九年六月十八日、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4216-57,210-479,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巴清德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03-4235-34,211-1203,领侍卫内大臣车登巴咱尔、僧格林沁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③ 赵志强先生指出,所谓八年二月实为“十二月”之误。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93-294页。

④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月折档,黑龙江将军袞楚克策楞等奏,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4224-16,210-2331,黑龙江将军袞楚克策楞等奏,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二是较完备,除咸丰十年(1860年)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个别时间外,保存完好。三是成系统,奏折按月份和朱批日期装订成册,易于查阅。所以,月折档是非常适合进行专题研究的史料。

三、月折档内容及鸦片战争史料

设若一位熟悉满文,却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阅读鸦片战争期间的月折档,会认为英国不过是跳梁犯顺的蕞尔小邦。如果他个性疏简,匆匆浏览的话,甚至会以为这两年太平无事。这是因为鸦片战争的满文档案既未形成专门折包,更未单独造册。月折档中与鸦片战争有关的奏折较之总数不啻九牛一毛。

为直观演绎月折档内容,笔者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至七月的月折档译出简目,再分类统计。这七个月的月折档分八册,其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分两册,共有折、片336件。排前三位的新疆、盛京、乌里雅苏台合计206件,占61.31%,是满文奏折的核心使用区域。新疆共122折,超过乌里雅苏台与三省(ilan golo,指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折数之和,与清朝在当地推行的驻防制度(旧称“军府制度”)密切相关。^{[4]139}此外,吉林、黑龙江、西藏与察哈尔也是满文奏折的主要使用地。盛京虽有44折、片,但有13折、片是满汉合璧或汉文的。黑龙江14折,虽少于盛京、吉林,却皆为满文奏折。内地省份奏折除特命出师的将军外,尽属八旗驻防与陵寝官员所进,据此可知晓满文奏折的使用范围。

从内容看,新疆、盛京、乌里雅苏台的奏折最丰富多彩,除谢恩、军务、宗教与外交事务外,有诸多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折件,如,新疆各城穆斯林的农耕情况、布特哈和乌梁海部落贡貂数目、吉林年收参数、汉人在库伦私设商棚等,是社会史、环境史、法制史研究的好材料。内地八旗官员所进折、片内容单一,谢恩、雨水折最多,如畿辅驻防(密云、沧州)共进五折,四件是雨水折。其次是官员补放之类的人事类奏折,再次是包括八旗操防在内的军务折。与鸦片战争相关折、片仅33件,占9.82%。那么,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涉及战事的折、片数目又有多少?

笔者将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月折档内,涉及鸦片战争的折、片制表如下,谨供参考。

月折档内鸦片战争奏折表

具奏人	具奏事宜	所属档册	备注
广州将军阿精阿(ajingga)	奏抵穗日期,谢授将军之恩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奏折档	
广州汉军副都统英隆(inglung)	奏抵穗日期,谢放副都统之恩		
广州将军阿精阿	奏抵任查阅驻防官兵演阵、武艺、水师操演、库银、马匹等事	十月奏折档(第二册)	本件为汉片
	奏严查旗营官兵吸食鸦片事		
杭州将军奇明保(cimingboo)	奏英吉利丑类之战舡来犯浙江,海口防堵任重,请停杭、乍驻防秋操		
山海关副都统裕瑞(ioizui)	奏谢放广州副都统之恩	十一月奏折档	
江宁副都统海龄(hailing)	奏抵江宁日期并谢恩	十一月奏折档(第二册)	胶片拍摄质量极差,难于辨识
江宁将军布勒亨(bulehen)	奏海龄抵任日期		
福州将军保昌(boocang)、副都统额勒金(elgiyen)	奏查看满营秋操马步箭、燃放枪炮、武艺情形		

续表

具奏人	具奏事宜	所属档册	备注
乍浦副都统长喜(canghi)	奏英吉利部落来犯浙江 ,增派官兵防守海口 ,请停秋操	腊月奏折档	
广州将军阿精阿、汉军副都统英隆	奏广州水师旗营协领刘景祥(lioging siyang) 因病呈请告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正月奏折档	
江宁副都统海龄	奏谢调任京口副都统之恩	正月奏折档	
杭州将军奇明保	奏满城设备并咨长喜严防	二月奏折档	汉片
江宁副都统兴伦(hinglun)	奏会同海龄查看京口防堵情形		汉片
江宁将军布勒亨	奏就任已满三年 ,待粤、浙之贼平定后再入京陛见		奉旨: 待逆贼平定后再来
广州副都统裕瑞	奏抵任谢恩事	闰三月奏折档	汉片
	奏夷船已退 ,会同将军严守满城事		
杭州将军奇明保	奏定海县城收复 ,阅看杭州官兵春操	五月奏折档	
靖逆将军奕山(isan)	奏谢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之恩	七月奏折档	
广州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裕瑞	奏水师营所出协领之缺 ,宜从汉军佐领内挑补	八月奏折档	
黑龙江将军袞楚克策楞、齐齐哈尔副都统英隆	奏黑龙江所出千兵分五队 ,于八月二十日起身讫 奏黑龙江千兵所需银两、口米数		
靖逆将军奕山	奏谢御赐所进马匹名号 ,并赏赐缎疋之恩	九月奏折档	
副都统福勒洪额(fulhungge)	奏谢赏缎疋之恩 ,于十七日抵锦州之高桥(g' ao kiyoo) 防堵		
杭州将军奇明保、副都统恒兴(henghing)	奏防堵任重 ,请停杭、乍驻防秋操	十月奏折档	
黑龙江将军袞楚克策楞、齐齐哈尔副都统英隆	奏为遵旨将已革尚书奕纪(i gi) 发天津军营效力赎罪		
西安将军布彦图(buyantu) 、右翼副都统甘露(g' anlu)	奏为遵旨选精兵千名 ,军械齐备 ,预备调遣	十一月奏折档	
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富僧德(fusengde)	奏为遵旨自山海关回京	十一月奏折档(第二册)	
	奏谢御赐天马皮短褂之恩		
伯都讷副都统巴雅尔(bayar)	奏抵山海关 ,查阅石河口(si ho keo) 、秦王岛(cin wang doo) 设防情形		

续表

具奏人	具奏事宜	所属档册	备注	
正蓝旗蒙古都统哈琅阿 (harangga)、阿勒楚喀副都统倭克精额(wekjingge)	奏赏赐山海关防堵官兵	十一月奏折档(第二册)		
福州将军保昌、副都统额勒金	奏查阅满营及三江口(san giyang keo)官兵秋操情形			
靖逆将军奕山	奏谢宽恕误保湖北军功蓝翎千总惠宗夔(hui dz'ung kui)之恩			
墨尔根副都统乌凌额(ulingge)、副都统福勒洪额	奏谢御赐高桥防堵之黑龙江官兵银2000两之恩	腊月奏折档		
乍浦副都统长喜	奏为英吉利逆贼侵浙,防堵任重,请春秋两季仅看操演鸟枪			
正蓝旗蒙古都统哈琅阿	奏谢赏赐大小荷包、元宝、银钱等物之恩			
扬威将军奕经(i ging)	奏参赞大臣特依顺(teisun)谢赏荷包、福字、寿字之恩	腊月奏折档(第二册)		
江宁将军德珠布(dejubu)	奏抵任接印叩谢天恩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奏折档		
	奏选青州满营精兵500驰赴江宁防堵		汉片	
原江宁将军布勒亨	奏交印起身回京			
	奏运炮至江宁旗营防守		汉片	
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齐慎(cišen)	奏谢赏福字、荷包、银钱、元宝等物之恩			
扬威将军奕经	奏谢赏鼻烟壶之恩			
布特哈总管德凌阿(delingga)	奏谢放荆州右翼副都统之恩,待高桥防堵事竣再请陛见			
盛京将军耆英(kiing)	奏谢调广州将军之恩	二月奏折档		
乍浦副都统长喜	奏任满三年请入京陛见		朱批不允	
伊犁将军布彦泰(buyantai)、伊犁参赞大臣壁昌(bicang)	奏邓廷桢到伊犁戍所日期	三月奏折档	汉片	
署杭州将军奇明保	奏遵旨待耆英来杭再回京,并陈防备攻陷定海等三城之恶贼事			
广州将军阿精阿	奏谢令其回京之恩			
扬威将军奕经	奏随带侍卫珠勒亨(julehen)等八人因升职、赐勇号谢恩	四月奏折档		
副都统福勒洪额	奏谢放成都副都统之恩			

续表

具奏人	具奏事宜	所属档册	备注
正蓝旗蒙古都统哈琅阿、伯都讷副都统巴雅尔、阿勒楚喀副都统倭克精额	奏吉林第四队内骁骑校委署参领法福礼(fafuri) 患病请以领催委署章京傅龄(fuling) 递补	四月奏折档	
伯都讷副都统巴雅尔	奏谢将其子正通(jengtung) 放二等侍卫之恩		
杭州将军耆英	奏接印谢恩		
原杭州将军奇明保	奏交卸印务起身回京		
署广州将军阿精阿	奏遵旨暂署广州将军	五月奏折档	
广州汉军副都统官文(guwanwen)	奏抵穗日期并谢恩		
杭州副都统恒兴	奏因耆英赴嘉兴府办理军务暂署将军现已将印移交特依顺		
杭州将军特依顺	奏抵杭接印日期		
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哈琅阿	奏谢将奕山出缺之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授予之恩		
七品顶戴,已革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里布(ilibu)	奏谢署乍浦副都统之恩	六月奏折档	
吉林将军经额布(ginggebu)、吉林副都统果升阿(gosingga)	奏三姓副都统伊勒东阿(ildungga) 带兵赴锦州防堵,果升阿暂赴三姓署理		
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	奏抵嘉兴接印谢恩		
伯都讷副都统巴雅尔	奏谢授其子舒明阿(sumingga) 布特哈蓝翎之恩		
黑龙江将军衮楚克策楞、齐齐哈尔副都统英隆	奏派出防堵四队官兵俱已起身 奏黑龙江防堵官兵支领银米数目	六月奏折档(第二册)	
扬威将军奕经	转奏侍卫珠勒亨谢放正蓝汉军副都统之恩		
理藩院尚书赛尚阿(saišangga)	转奏宗室奕纪谢赏四等侍卫之恩		
吉林将军经额布	奏吉林所属宁古塔、瑯春、三姓、阿勒楚喀、拉林派出官兵防堵,请展限考核本年军政 奏以乌喇打牲防御舒隆阿(šurungga) 为三姓佐领,但其正在山海关防堵,待事竣后引见	七月奏折档	

上表共 70 件折、片,占档案总数的比例很低,仅为 5.72%,且皆为八旗大臣所进,计将军(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 8 折,理藩院尚书 1 折,正蓝旗蒙古都统 2 折,驻防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总管共 52 折、片,山海关防堵大臣联名 2 折,副都统衔 4 折,革职效力官员 1 折。驻防大臣进折、片占总数的 74.29%。其中,广州将军、副都统进 11 折、片,是驻防大臣所进折、片中最多的,约占 21.15%;杭州将军、副都统进 9 折、片,加上由其兼管的乍浦副都统,共 13 折、片,占 25%;江宁将军、副都统进 9 折、片,占 17.31%。三处合计,占 63.46%,与粤、浙、苏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有关。此外,三省大臣进 16 折,占驻防大臣进折片数的 30.77%,总折数的 22.86%。若将山海关防堵大臣联名 2 折算入,比例还会升高。这是因为清朝两度调遣吉林、黑龙江马队防堵盛京至天津海口所致。

从分布时间看,道光二十年(1840 年) 10 折,二十一年 27 折,二十二年(1842 年)上半年 33 折,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半年折数几与前两年持平。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十一月后折数剧增,该月及次年正、六月均为 7 折,创下单月最高折数。平均计算,每月合 4.89 折,远高于此前的 1.44 折。折数变化,反映出战争和备战区域的扩大。

按具奏事宜划分,大概可分为谢恩、人事调动和军务折三类。谢恩折最多,共 31 件,占 44.29%,奕山、奕经所进俱系谢恩折。驻防大臣所进折、片内,19 件是谢恩折,占 36.54%,皆为满文奏折而非汉片。一些前辈认为,谢恩折多为套话,史料价值很低,但用发展的眼光看也不尽然。如奏谢恩赏折内的赏赐单对日常生活史、宫廷史研究很有意义。不过,就战争本身而言,前辈结论确属公允。多数谢恩折不涉及战事,谈到军务的谢恩折或三言两语,匆匆而过,或亦见于汉文折件。如,奕经谢恩折内仅一件提及军务,是替“浙东反攻”时因功擢拔、赏赐“勇号”的侍卫谢恩,可这批侍卫名单亦见于汉文奏折,并非独见。^①当然,谢恩折也非全无价值。以中英媾和的关键人物伊里布为例,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落职,次年发往浙江军前效力。四月,英军攻陷乍浦满营,副都统长喜殉职。道光赏其四品顶戴,委署乍浦副都统。汉文档案仅有命他署理副都统之谕,未提接任日期。据伊里布的谢恩折记载:他于五月初七日接旨,十四日,与护理副都统印务的协领萨弼尔翰(sabirgan)在嘉兴交接,^②对了解他在谈判前的活动轨迹有所助益。

不直接关系军务的人事类档案共 12 件,如,奏报选补官员、官员抵任或回京、请求陛见等。内如广州水师旗营补放协领,江宁将军奏海龄抵任,以及乍浦副都统长喜请陛见等折对研究八旗驻防与抗英人物或有帮助。

军务折、片共 27 件,占 38.57%,内满文奏折 21 件、汉字附片 6 件。汉字附片(汉片)是因为奏折篇幅有限,未尽之事以汉文缮写,附于奏折进呈,特点有二:一是篇幅短,仅一到二页;二是格式简省,抬头常以“再”字起篇,以杜繁琐。抄录月折档时,亦将汉片附入,有时较奏折更具价值。以六件汉片来说,有严禁广州旗兵吸食鸦片,防守京口、江宁、杭州、广州满城,调青州驻防驰援江宁等,价值颇高。满文奏折里,八旗春、秋两季操演八折,占 29.61%。西安、黑龙江、吉林驻防备兵调遣,以及防堵山海关海口事宜十一折,占 40.74%,是最具价值的部分,又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事档,共 5 件,4 件与吉林有关,包括官员出征,另委官署理,军前官员出缺应补等。第二类是调兵档,共 5 件,除西安一件外均为黑龙江驻防,详开兵数、编队、选官、薪俸等项。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下半年月折档内还有赏赉官兵、撤防归伍的情况,与之衔接,是军务折内最系统的部分。第三类是设防档案,仅 1 件,即副都统巴雅尔奏山海关防务。鉴于鸦片战争期间清廷调东北马队防守锦州、山海关、洋河口、天津等处向来是研究薄

^①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扬威将军奕经奏,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四月初二日。汉文档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5 册,著奖励浙江打仗出力珠勒亨等员弁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三月初六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77-178 页。

^②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七品衔伊里布奏,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五月二十七日;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弱环节,仅靠汉文档案,可能缺失诸多细节,更凸显这批奏折的价值。但此类档案为数甚少,与清朝征讨准噶尔、金川、缅甸、廓尔喀的海量满文档案相比,可谓以铢称镒,也远不如道光平定张格尔之乱的奏折数量。这意味着满文作为军用书面语的地位,在道光朝趋于衰退。

四、结语

从月折档看,作为书面语的满文在19世纪渐趋衰退,逐渐失去书写军机事务的保密特征,萎缩为特定事务的用语,使用范围从整个国家退至边疆以及八旗高官中。仅就记载鸦片战争的档案而言,由于数量有限,缺乏系统性,不具备如清前期般重构战史的史料价值。可是,八旗驻防官员所进奏折涉及满营丁口、武备、训练、调动乃至参战情况,还保留着军务档案的最后痕迹,有助于釐清鸦片战争中的个别问题与薄弱环节。此外,囿于现行档案开放制度,本文讨论对象仅限月折档,无法评估全部涉及鸦片战争的满文档案。

如前所述,月折档内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官员所进奏折十分丰富,内容包罗万象。满文作为脱胎于蒙古文,与内陆亚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文字,实际成为连接中央与边疆的文化纽带。要研究晚清边疆民族史,满文档案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在八旗组织和内陆边疆之外,满文档案仍有用武之地。就笔者所见,其他机构全宗如内务府、理藩院的满文档案里,有大批与晚清宫廷生活史、经济史,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朝鲜有关的史料。所以,在未能全面解读晚清满文档案前,贸然低估其史料价值,是不明智的。晚清史研究者应予以重视。或许,通过全面解读满文档案,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晚清早期即道光、咸丰两朝(1840年—1861年)的历史。

参考文献:

- [1]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G]//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2] 任世铎.满文与满文档案[G]//明清档案论文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 [3] 吴元丰.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J].满语研究,2007(1).
- [4]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Analyze on the Opium War Archives in the Manchu Monthly File Package of Military Confidential Administration

ZHANG Jia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Grand Council memorials monthly in Manchu included a limited number of Opium War archives. Meanwhile it lacked systematicity and didn't have the historical value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war as it di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wever, this archive includes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which the eight banners' officials' memorials concerning the Manchu garrison's popula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 training, mobilization, and even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It also retains the last traces of the military archives, which helps to clarify individual problems and weaknesses in the Opium War.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history; the Opium War; the Manchu achieves